



堅持對的事 呂植的保育之路

葉宜瑩 報導

呂植為中國非政府組織（Non-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，縮寫NGO）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」創辦人、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。早期以研究熊貓聞名，被《紐約時報》譽為「未來中國值得關注的六位青年人物」之一。而今不只是保育熊貓，呂植更將視野拓展到其他物種，致力於尋找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平衡點。



呂植致力於尋找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平衡點。（圖片來源 / 葉宜瑩攝）

初入研究熊貓行列 險遇危機

1985年，生態保育這個詞在中國還不太為人所知時，呂植就跟隨著教授在秦嶺進行熊貓研究。當初選擇投入研究並不是懷抱著遠大的夢想，呂植笑笑地說，純粹是因為不喜歡實驗室的工作，覺得能到外頭闖闖比較好玩。就是如此簡單的念頭，開啟了呂植為生態保育奔走的一生。

熊貓看起來相當討喜，但具有不可忽視的攻擊性。在初期研究熊貓時，呂植就曾面臨與熊貓正面對峙的危機。當時呂植正在追蹤一隻名為嬌嬌的母熊貓，嬌嬌正值生完第一胎，對人相當警戒。而呂植為了研究，站在嬌嬌的石洞上等候牠歸

來。等待期間接收到戴在嬌嬌脖子上的追蹤項圈回傳的信號，得知牠就在不遠處。就這樣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，遲遲等不到嬌嬌的呂植打算離開，而沒想到其實一直都待在石洞中的嬌嬌也終於不耐煩，從呂植腳下衝了出來，人熊之間的距離僅有2公尺。嚇得想轉身逃跑的呂植，想起在猛獸面前不能背對著逃跑，她只得強裝鎮定地面對嬌嬌，此時往呂植衝的嬌嬌停了下來，最後抓了呂植面前的朽木咬得破碎後轉身離開。「當時我回頭尋找身後的兩位助手，原來他們早就跑得老遠。」呂植笑了出來。



追蹤熊貓已久的呂植終於得到熊貓的信任，圖中為嬌嬌的第三胎「老三」正與呂植玩耍。（圖片來源 / 呂植提供）

人和熊貓共存破滅 熊貓蜂蜜成解方

在呂植所處的研究團隊仔細考證之後，1987年出版了《秦嶺大熊貓的自然庇護所》。書中描述了團隊研究的成果，導出人與熊貓可以共存的結論。沒想到，這個結論很快地就被人類自私的行為推翻。由於多勞多得的市場經濟來臨，人們開始無節制地砍伐，嚴重影響熊貓的生存範圍。呂植每天跑到山中看著一棵棵樹木倒下，心中越來越焦慮。想著嬌嬌要築巢生產的地方又被砍了樹，再也忍不住的呂植前往林業局去為嬌嬌說情，「去講情的那種心情跟幫家人講情是一樣的感覺。」而那次的說情林業局接受了。但是除了嬌嬌，還有其他熊貓也正面臨這些困境，呂植四處奔走，試圖說服高層，卻只換來一句「科學家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，不懂柴米油鹽的辛苦。」

而不放棄的呂植及多位科學家們進而寄陳情書到了中國政府，裡頭描述了熊貓面臨的困境。最後政府批准了此信件，但政府的處理方式讓呂植永遠背負著罪惡感。政府撥了一大筆錢將林業局轉產，每個失業的林業局人員都獲得約200萬人民幣的補償，這些人將資金轉而投資其他企業。而後呂植才知道，這些企業之後大多破產，那些人們又再次失業。當呂植再次踏入當地時，看見黑板上寫著「此

地禁止科学研究」。我知道他们表达对我们的不满，当时大为熊猫怒，没考虑到人。我也在想当初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，可惜也不能补救了。」

這件事深深地烙印在呂植心中，也體悟到如果想要保育熊貓，必須讓村民成為最主要的力量，達到人與環境互利互助的狀態。而為了讓村民主動加入保育行列，呂植想出了「熊貓蜂蜜」這個方式。透過收購當地的蜂蜜，並將販賣這些蜂蜜的收入再回饋給當地保育熊貓小組。保育和經濟兼顧的循環，也促成當地的年輕人回村加入保育行列，有了這些年輕人的注入使保育行動變得相當活絡，「還曾有一位年輕人這麼告訴我，雖然在城裡的收入高一點，但那是在為別人做事，而他現在是在為自己、為家鄉做事。」呂植言談間透露著欣喜：「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效益。」



年輕人回村加入保育行動。(圖片來源 / 呂植提供)

環保終究會輸 到藏區後轉念

呂植除了保育熊貓，也將目標擴大到青藏高原的動物，如雪豹、棕熊等。到藏區之前，呂植對生態保育一直抱持著悲觀的心態，「雖然我每天做環保，但我心裡相信環保總有一天會失敗、會輸。我堅持做下去是因為我認為環保是對的事情，只是最後輸了我會很不甘心。」





已成瀕危物種的雪豹，數量比熊貓還少。(圖片來源 / 呂植提供)

在秦嶺保育熊貓時，村民會問呂植為什麼要保育熊貓。但是到了藏區沒人問這個問題，好像保護野生動物是理所當然的事。「青藏高原的野生動物是我看過最不怕人的，站在河裡魚會主動跑過來，是可以隨便抓起來研究一下再扔回去的。」呂植比手畫腳地說著。沒有被偷獵者嚇壞的野生動物，讓呂植看見人和動物和平共處的理想實踐。

在呂植到達藏區之前，村民本身已經組織了保育小組，這也使呂植在藏區的保育行動執行地很順利。她和當地的保育小組開始進行監測野生動物，拍下了許多珍貴的動物照片和影片，再從這些監測資料當中分析動物的行為和數量的波動。發現有減少的趨勢時，將會立即展開調查及調整保育方針。而這些照片的出現，除了用於研究和保育，也使大眾開始將注意力從熊貓身上投射到其他物種上。「到藏區後，我不再認為環保會輸。」

交棒給年輕人 反思對世界的貢獻

「在一個愛造英雄的社會，我們做的事情真的為世界貢獻了嗎？」

已為生態保育奔走三十多年的呂植，正著手將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」交接給年輕人。「很多時候我們就咚咚地一直往前走，很少有機會能回頭看看。」呂植認為是時候該停下腳步回首檢視此生的作為。

在這個愛造英雄的社會當中，很多人會說她做得很棒、很羨慕她能有今日的成就等等。但是人類自得其樂地辦了許多活動和行動，真正對世界的價值又是什麼？「接下來想要反思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，亦或是當初選擇不做的事情，對世界有什麼影響和貢獻。」這些反思不僅僅是統整呂植一生的作為，更期望這些經驗能給生態保育領域的夥伴們在做決策時有所幫助。



記者 葉宜瑩



編輯 蔡翔宇